

翰墨流芳

《鹰嘴岩》赏析

■ 初桡昊

张行(1917—2010),辽宁黑山人,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曾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1955年参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建工作,1957年调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1981年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行创作广泛,涉及漫画、壁画、邮票设计、年画、宣传画、水墨画、书法等诸多领域。

创作于1990年的《鹰嘴岩》,以“江南万重山,匡庐乃出万重上”的庐山名峰鹰嘴岩为描绘对象。明代博物学家、诗人谢肇淛曾说“庐山形胜甲于江南”,属典型的江南意象。但张行描绘的重点,并非“银河倒挂三石梁”的庐山瀑布,而是令白居易“见君五老峰,益悔居城市”的峰峦:

鹰嘴岩,匡庐名峰也。因长年多云雾,游人难窥全貌。昔年车行匆匆过此,惊其奇峻。庚午冬,忆写其意。他山张行于京华。

以线为骨的焦墨语言

作品《鹰嘴岩》中的焦墨语言看似简单,但因主要以线与点进行结构,辅以干笔皴擦,点线几乎是唯一的技法手段,无处不拙。石涛说:“笔枯则秀,笔湿则俗。”但也正是这种书写性,使焦墨充满了生命的律动。黄宾虹认为,根本在于“其用笔功力之深”。张行一生,无论是何画种,都强调以线为骨,强调“笔”的作用,但将“笔”的功能发挥到极致的,无疑是他的焦墨画。画家笔下的鹰嘴岩,峻岩盘叠,云起谷底,松挺瀑飞,已由写景而近乎写意,是其焦墨山水盛期的面貌。

知白守黑

水墨画中,所谓“墨分五色”:焦、

浓、重、淡、清,以焦墨为首,是墨色的极致,墨中几乎不含水分,与“白”为色度的两极。从而,唯有以“计白当黑”“知白守黑”的哲学观念去把握,才能充分发挥其表现力。

峻骨风神

因为故乡与时代的缘故,张行对山石树木怀有与生俱来的感情,并不喜欢小桥流水的雅致情怀。通过写生,他重新打通了自然与山水画的联系。同时,以现实景物为基础,以对自然的神往与崇敬为支撑,唤醒了坚实厚重、风骨雄强的北派山水。所以,美术史论家水中认为,张行是对山水画“中兴”有贡献的画家。《鹰嘴岩》所写虽为“江南意象”中的名山,但其峰峦叠嶂的气象,更多北派山水的峻骨风神。

张行的焦墨山水,不只是气象峥嵘,还充满舍弃用水的丰富变化后,那种单纯的笔法魅力。陆俨少曾对张行的艺术心生感慨:“能以枯笔干擦作山水,树石真气内涵,而融液腴美,不见其燥,斯亦奇矣。”吴冠中则赞美他的焦墨画是《张行清唱》:“张行愈来愈追求艺术的纯度,用艺术的纯来表现眼花缭乱的万千世界。他的焦墨从小学生的棉布纸出发,走上了丈二匹,尽管巨幅大幅,千山万水,作者仍死死抓紧了一个纯字。”

《鹰嘴岩》以写实的手法,传达出作者对大自然的感受。对画家来说,“外师造化”与“中得心源”,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偏废。对张行来说,其焦墨山水,正是借个人写生过程中的独特感受,坚持用这局限性极大的墨法,变更了传统山水中某些陈规与程式,开创出新的审美样式,并因其焦墨山水的非凡创造,几成焦墨的代名词。

灿烂之极归于平淡

——宋承德的写意花鸟画

■ 张钦

深圳画院画师宋承德是一位写意花鸟画家,他初期受俄罗斯艺术影响,从素描入手,研习油画,尤得益于西画的光影与色彩,后对中国画产生兴趣,受到吴昌硕、唐云、来楚生等人影响,开始体验传统绘画的笔墨。1986年,宋承德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修,专攻写意花鸟,在传统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实践,他的作品神兼具,在含蓄、凝练的笔墨色彩中,蕴含着大自然的昂扬生机,表达出特有的艺术个性。

宋承德有深厚的家学传统,他的作品体现了正统的文人雅趣。梅、兰、竹、菊、荷花、杜鹃是他较多描绘的题材,其余还有水仙、牡丹、芍药、山茶等,展现了他幽雅清逸的生活情趣和恬淡舒展的情怀。画杜鹃是宋承德最重要的创作题材,它们用色明艳,构图饱满,尽显南国植物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些作品中,有的画杜鹃艳丽如火,如《特区之花》中大片火热的红色层层叠叠,厚重中展现旺盛生机,诗意般再现了特区的火热年代;有的喜庆祥和,如《喜庆》中的画杜鹃和紫荆花藤蔓缠绕,色彩缤纷却又和谐统一,象征深港一家亲;有的灿若夏花,如《朝霞》中乱点碎红团团簇簇,枝条遒劲,杂而不乱,平淡中孕育希望;有的生机盎然,如《凉台上的画杜鹃》一枝独放,傲立群芳,又清雅可人。在他的作品中,《纳库鲁湖上的白鹈鹕》《长颈鹿》《斑马》《火烈鸟》等,也别具一番趣味。这些作品是2009年宋承德一行随深圳文化交流代表团赴非洲进行文化交流,返回深圳后创作的。无论是对于鹈鹕、长颈鹿、斑马等新物象的写实描绘,还是整体意境的抒写,都颇见功底。尤其是《白鹈鹕》一作,鹈鹕形象写实又虚实相间,有立体感的圆笔铺陈出波光粼粼的水面,几笔写意的水草让整个画面多了几分诗意的灵动,笔触轻松不漏痕迹,画面统一和谐,所透露的意境让人向往;《斑马》以浓墨写就,而斑马身上的斑纹以写实造型,周围的环境则用复色的黄褐色一扫而过,几笔墨草趁颜色未干之时轻松写就,烘托莽莽苍苍的场景氛围;《乞力马扎罗雪山》用大笔刷出微妙的色彩变化,衬托出雪山的晶莹剔透和庄严圣洁,几只苍鹰在天空翱翔,下方墨褐色的植物在风中摇曳,纯净高远、辽阔寂寥,称得上意境风景画中的杰作。这批作品形象写实又富有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和笔墨,拓宽了传统花鸟画的范围,为传统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

宋承德的作品既注重画面的整体意境,也注重笔墨形式的呈现。在他笔下,枝条纵横,穿插有序、



喜庆(国画)180×180厘米 1997年 宋承德

繁而不乱,挺拔而有韧性,如《梅花图》中没骨的花瓣、花卉,在似与不似间墨韵酣畅,笔墨的虚实、节奏,与造型互相照应,画面顿觉生动灵动。除此之外,宋承德的花鸟画在吸收、融合西画色彩的同时也丰富了表现力,如《春晖》中的画杜鹃在墨、水间以杂色拓宽红色的层次,先以曙红淡染,后用胭脂红间以复色,再以淡红色夹杂藤黄衬托,复色运用酣畅自如,丰富的灰色层次使红色这种最容易被人画出火气的颜色浑厚中更见雅致,色彩富有变化且层次分明,颇有杜甫诗中“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的意境。

宋承德的花鸟画还体现出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传统诗词的审美趣味交相辉映的特点。其作品题

跋中多配有唐宋词元曲,间或题注清人高士奇花卉论著《北墅抱瓮录》,多为配合画面意境、阐释自己的心迹情怀。他的书法兼采徽宗瘦金书、魏碑及《石门铭》《石门颂》之长,提毫着力,笔力劲健;侧锋取态,具清拔之气;点画秀妍,气行流畅。

总体而言,宋承德的花鸟画空灵、清简,构图简约疏朗,用笔纵逸跌宕,赋色清新素雅,画中不见惊人之笔,却蕴涵着昂扬的精神,这种风格是画家深厚的传统功力和艺术修养的自然流露。作为一代画坛大家宋吟可之子,宋承德在创作上一直没有停止探索与追求,他热爱生活,关注生命,追溯传统情怀并追求创新,从更深层次上弘扬传统文化,这在当今时代,实属难得。

借自然之语 述现实之诗

■ 关君

我崇尚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作品。自然主义是最契合中国道家审美的一种表现方式,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崇尚天地人的自然、和谐,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中华审美文化的底蕴。

自然、含蓄、淡雅,这种审美趣味便是自然主义给予我的美的启示。“自然”的主要含义总是和本色、朴素、淡雅联系在一起,艺术正是清真自然之美的集中体现,这也正如庄子所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同时,宁静含蓄的艺术也必然以追求文字、画面之外的“象外之象”为目的。

自然主义对我的影响始于我17岁第一次见到导师郑艺的作品《晚秋》。我的导师郑艺先生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也是国内现实主义题材绘画的名家,其笔下的东北农民形象充满了阳光和色彩,与时代的脉搏紧紧相扣。郑老师常说:画家与以文字表达精神的作家、哲人、理论家

不同,画家只能以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独特的技巧来表达自己的意志;优秀作品形成的视觉氛围,是无法用别的语言、方式来取代的;只要下了苦功,有了刻骨铭心的生活经验,有了血肉相连的感情交融,有了亲近大地的匍匐与谛听,有了对人民笑容的记忆和欣赏,你画出来的人、生活、情感就能充满真情,充满趣味;一幅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好作品,不但体现出一种敬业精神,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人格力量的显现……

我的创作以现实题材为主,关注城市普通民众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以自然的绘画语言,传达出对现实的思考。《余晖》《城》《岁月有痕》等都是我取自首钢的工业题材作品,画面中高耸的熔炉、屹立在余晖中的钢架等,它们不仅仅是即将消逝的风景,更是一个辉煌时代的落幕。《远方的歌》描绘的是我故乡大连的一个小城,斜阳下那个骑着自行车悠

然自得的少年是我年少时的缩影,阳光照在少年的脸上,其面朝画外,是对未来和远方无限的憧憬和向往。画中的房屋据说是抗日战争时期日人所建,如今已破旧不堪、岌岌可危,厚重的墙体记载着无数的硝烟和抗日先辈的热血……画中有我对土地人的思考,也有对生活的回味。

我在创作中努力挖掘生活本身的美,力争使作品关注现实,但又游离生活原型;努力追求现代艺术品格,但又与流行派拉开距离。《大地》取材于陕北农村,画中犁地的老农让我想起19世纪无数大师笔下农民劳作的场景,如《纳尔尔的犁耕》《拾穗者》《播种者》,这种农耕文化是华夏儿女世代、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

艺术来源于生活。关注底层民众最普通的生活状态,用画笔记录下他们的自然和质朴一直是我的追求和向往。我的作品《冰之城》表现的是哈尔滨特有的冰雕制作场景,在零

自说自画

下30摄氏度的户外,冰雕工人在巨大的冰块上忙碌着,整个画面银装素裹,工人师傅在白茫茫的天际间热火朝天雕琢着冰灯,他们有的专注地测量着切割的尺寸,有的像指挥官引领着工人慢慢把冰块升起,有的像一位沉浸于雕刻中的艺术家,挥舞着的冰刀像画笔一样在冰块上打磨出栩栩如生的形象……一个白色的、晶莹剔透的冰城就这样诞生了。我在此幅作品中想传达出对劳动人民的歌颂和赞美,他们质朴得犹如脚下的冰块一样通透,他们呼出的气体在空气中凝结成一团团如雾的水汽,他们用勤劳、热情的身躯装点着新东北、美化着新天地。

我的作品是自然与现实的交汇,我想用写实的表现手法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借自然之语,述现实之诗。在我的作品中,一面墙、一条地平线、一束阳光都有其语言,这种自然中对现实的诗意表达,常常令我痴迷,让我驻足。



鹰嘴岩(国画)136×68厘米 1990年 张行 中国美术馆藏



风景(油画)120×240厘米 2017年 关君